

社會化的新教育

王明

社會化的新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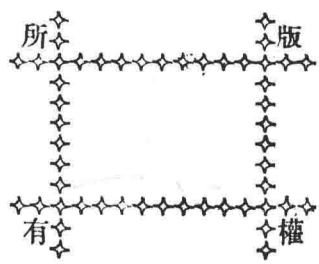
編 川 歌 錢

版 出 局 書 華 中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印刷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發行

社會化的新教育 (全一冊)

定價 五角



編

發

七

著

歌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印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

埠

中

華

書

局

序

若有人問現在是什麼時代，我便毫不躊躇地答道是大衆的時代。個人主義的時代，老早就過去了。我們已由書齋走到街頭上來。領導這個新時代的名詞，便是「社會化」。

誰都知道，人是不能脫離社會而生的，魯濱孫飄流記只有在冒險的精神這一點上，方有存在的價值。學校不僅是人類社會的豫備機關，而且也就是一個完全的小社會，若我們像從來的方針那樣偏要使它與社會隔絕，那實在是削足就履，有傷自然。所以我覺得新興教育之主張社會化，毋寧是當然的事。

教育的最簡明的定義，原是告訴我們做人。再引伸其義，便是如何能够立足於社會。離開了社會，便不能談教育，要談教育非社會化不可。

我個人所受的教育，是一種非社會化的教育；而且是學來當教師的。那種教育早已不適宜於今世，我因為不願自誤誤人，所以再不去當教師，也不敢亂談教育。不幸既入社會，便不能一意孤行，有許多自己不想做的事，也得去做，——因為人是社會的動物——做得好不好，自然又是一個問題。成為這種自然的社會現象之一，於是乎這本小小的書便產生了。中華教育界的主編孫承光先生，以為我是一個學做教師的——其實在社會上登得長久的人，個個都是好教師，用不着學；剛出校門，腳還沒有踏進社會的那種乳臭未乾的孩子，那裏配當教師呢！——必然懂得教育，一定要我替他的雜誌寫點什麼東西。我因為出身的關係，沒有理由拒絕他，想把我回國時最初當教師的經驗寫出來，又都是些笑話，不得已只好去竊取別人的意見，湊成了這樣的幾篇文章塞責，現在蒐集攏來，整理了一下次序，前後不銜接的地方，又補充了一兩篇

新的進去，另行刊印成集，題名曰社會化的新教育。

我所借鏡的書名列舉出來，便是國際教育職工聯盟所編的新興教育學，日本田制佐重編纂的學校教育的社會化，日本新興教育研究會編的新興教育講話及日本小原國芳著的日本的新學校四書。附錄二篇係從日本的現代教育雜誌上譯下來的，內容雖偏於日本，且很簡單，然亦未嘗不可作他山之助呢。均謹聲明於此，以示不敢掠美。

二十一年六月既望

錢歌川

社會化的新教育目次

頁數

序

學校與國家·····	(一)
學校之社會目的與社會理想·····	(二)
貧苦兒童的心理狀態·····	(四)
貧苦兒童的物質狀態·····	(六七)
學校教育與社會進步·····	(一〇一)
社會中心的學校·····	(一三一)
學級及學校的新組織問題·····	(一八一)
日本的新學校·····	(一二五)

附錄

現代教育之解剖

(三元)

現代教育之缺陷

(三七)

學校與國家

小引

現在在各國依然還有一小部分教育家，反對討論如這標題所指示的問題。這些人以爲國家沒有干涉教育之權力和權利，更說不到義務。誰都沒有權利侵犯兒童的人格，兒童是以「正當的」及自然的，自己本來的方法而發育長成的！兒童自己會自覺其目的，會自己努力達到其目的！『如果諸君給教育以一定的目的，如果諸君對兒童加以一些指導，那末，諸君便侵害兒童了。』說這種話的人們，他們沒有想到，也沒有懂得，他們所講的話，在資本主義社會原是無可解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這事情是不能成爲問題的。養育兒童的就是環境，生活的連續，習

慣與風俗，和支配周遭人們活動之觀念。要從這些東西而獨立自由是不可能的。從幼小的時候起，兒童便理解「自己的東西」和「他人的東西」這些話；從年少的時候起，兒童便在周遭看見「不平等」，看見如何經營商業，而在其遊戲中再現出來，他們「作生意」，他們看見統治力的代表人，他們學做兵士或警察，他們知道以暴力在街頭趕散街上的人等等。這些究竟是什麼事情呢？這就是說，兒童自生出來的那一瞬間起，便受環境撫養，受環境教育。環境教他們判斷他們所見所聞的事情。環境每天以決定了的意識形態薰陶兒童。所以說什麼兒童能夠脫離環境，兒童能够防禦環境對他們的要求，這簡直是空話。

一切學校屬於國家

人們不能不承認這樣的事情——要發見無人居住的荒島是不

可能的，並且如果是社會繼續生存，則其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環境每天以統治階級所喜歡的感情教育兒童。因為那社會的意識形態統治着一切，而且國家的種種施設無非是執行社會的指導。要從這裏脫離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們不能夠脫離環境，但能夠反對環境和它鬥爭。這就是實際鬥爭之所以發生的原因。

正因為這個原故，承認學校可以從國家分離獨立，教育家可以憑他自己的理想，決定教育的目的的人們，都是錯誤的。這些人們如果不是誇大者或空想家，完全不知道他們的空想每天怎樣受實際社會所背叛，那末便是亂七八糟的夢想家。他們很簡單的避開不看他們周遭所發生的事情。因為他們的空想是沒有害處的，他們纔得人擁護，可是，如果他們的目的和統治階級不一致時，他們便受社會驅逐，甚至於被

投入獄。如此，國家的權力就是學校的主人，使教育家負責來實現的也屬於學校。這種真理是不可掩藏的。

『教育不能不爲國內秩序而服務，這是當然的事情。』——美國的柯立治這樣說。『我國的施設，受着活潑的批評及猛烈的攻擊，其特質未被理解，其根源未被十分研究，如果其方向沒有正確地規定，國民便容易成爲以偏見謀私人利益的個人主義的煽動者之犧牲。』

現在我們所要求於學校的，就是和這「個人主義的煽動者」鬥爭。「應該堅決地並明白地申言美國已經過革命，而國家權力安全地放在民衆手裏。」因此可以明白地知道教育家應該和什麼東西鬥爭。這就是說，他必須和拖倒革命的一切人鬥爭，明白地認識他應該幹的義務。這就是柯立治的方針。

然而，這不是新鮮的事情。從前在一八八九年德國威廉二世也講

過這樣的話。他在一八八九年五月一日的布告上說：

『很早以前，我已經有這種意見，學校應該爲普及社會主義及科學的社會主義而鬥爭。』

『第一、學校應該以敬神及愛國主義教育兒童，來鞏固健全的政
治及社會現實的概念基礎。然而，我不得不承認在社會主義的虛構和
錯誤萬分熱狂地散布於社會中的今日，學校要使人認識客觀現實和
實際可能一致的東西，應該要十分努力。學校應該從幼小時候起教育
人們相信——社會主義思想不僅只和上帝的秩序及基督教的道德
相矛盾，並且從實際見地看來也是同樣不能實現的，其結果不論對個
人或團體都是無聊的。』

從那時候以來，有了怎樣的變化呢？上面那些話依然是國家的權
力對科學的社會主義者所講的話。附帶地說吧，國家的權力這種活動

性，教員團的代表者頌揚爲有效果的活動力。普力加說：『國家很早以前便表示了自己教育兒童，養育兒童的權利和才能』（學校政策年鑑一九二六年，一二頁。）這問題是毫無議論的餘地的。

『初等學校常附屬於國家』（一七頁。）『學校是國家的事業，且不能不是國家的事業。』（一〇頁）

雖然如此，可是或許還有人以爲國家只有指示學校爲其主要任務，其他更進一步的事情是不做的。這是錯誤的。初等學校的整個組織，即課目、教授法、學校的運用、教師的養成及選擇等等，這些事情都要利用來達到其目的。

統一學校及新學校的虛構

實際上，統一學校，即開放給一切人的學校這樣的東西，還沒有實

現過。我們常常看到的，是不同形式的學校，正確的說，就是社會階級的形式不同。其目的不同，因此其教育的知識分量也是不同。

我們往往聽到別人談新學校。對於這種報告有許多著述，復有人把它引用，視為矜誇。那末，我們不妨來詳細研究一番，關於由談論這些新學校而表示出來的事情，關於其學生們出身的社會階級，關於這些學校看爲自己任務之目的的性質。他們所希望的是養成「指導者」養成「精華」。這就是爲父母者向德國創設「新」學校之一人李諦（Lietz）所要求的。然而，這種學校在德國以外亦有存在。其發源地是英國。最舊的就是列地（Reddy）所管理的有名的阿波芝希爾姆（Abbots-chelm）的學校。這學校的目的是養成理知的貴族階級和指導者。英國的這種運動在美國，在法國，在其他國家凡學校有同一任務的地方，都發生反響。拉·洛殊·特摩朗（La Roche Demolins）的學校是因爲「教

育法蘭西社會文化階級的兒童——社會需要精粹份子來指導大眾……』而創立的。對於這些學校所養成的兒童之性質，還有說明的必要。不消說，這些學校是只爲特權階級的兒童而設立的。

這些學校的組織是非常堂皇的。然而，我們同時知道與它並存的，在都會或各地方還有窮到極點的其他學校之存在。在那種學校裏教師教授四五十名的學生，收相當的學費，課目都不很完全。這樣的學校是給工人和農民的。

這樣的學校，並非要養成權力的管理人，而是養成奉行管理人意志的馴服的人們。

還有第三種學校的形式。這種形式的學校是最豐富的，並且傳授更多的知識。這就是養成產業的下士，軍隊的下士，小官吏等等的中學校。